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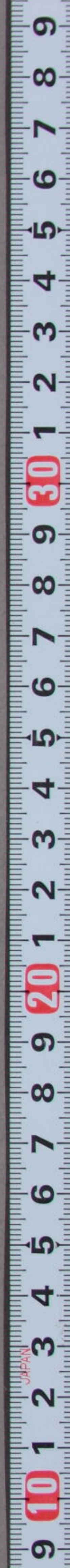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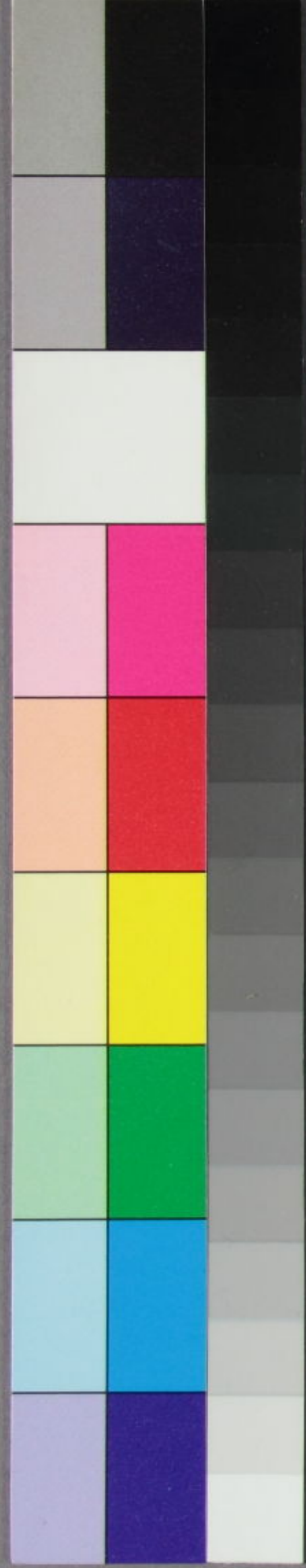
文帝全書

卷二十六之卷二十七  
蕉窗十則註解

ハ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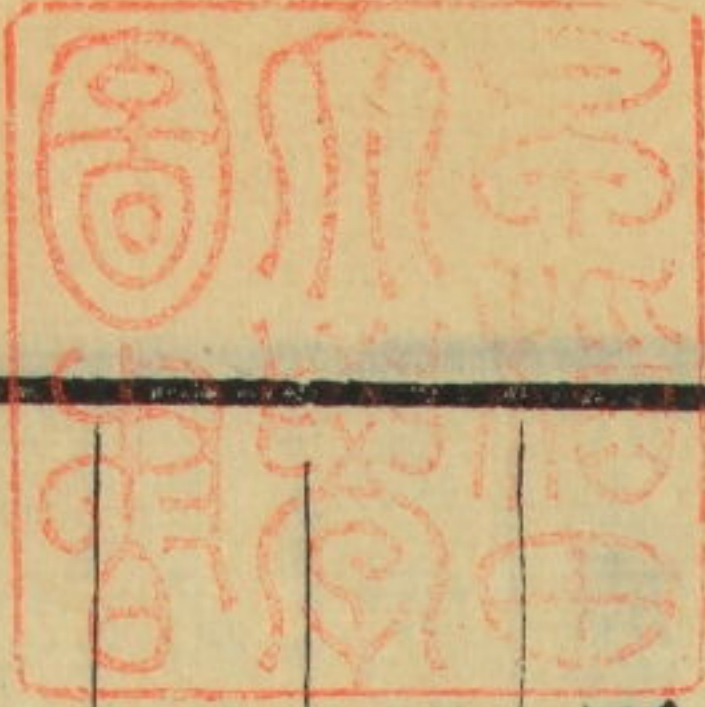
190

15





門和 6  
號 190  
卷 15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六之二十七

目錄

原序

二十六卷蕉窻十則註解上

一戒淫行

二戒意惡

三戒口過

四戒曠功

五戒廢字

文帝全書

卷二十六 目錄



二十七卷蕉窻十則註解下

六要敦人倫

七要淨心地

八要立人品

九要慎交遊

十要廣教化

蕉窻十則文帝降筆於新安姚氏茗溪閔君鼎玉諱  
鉉註所附引證各條不錄餘照原本刊刻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六

蕉窻十則註解原序

余嘗誦文昌帝君陰騭寶訓。輒慨然興曰。士大夫居心涉世。不當如是乎。既而又誦帝君所垂蕉窻十則。復於士人最易干犯最難全備之處。一一標舉。嗚呼。人生而靜之初。本皆有善而無惡。洎習俗移人。遂至有蕩閑踰檢而不可問者。居恒之檢束不嚴。又安望其代天行化。爲國救民如寶訓所云者哉。余當草茅砥志之時。無刻不以此十則爲兢兢。今幸承恩金殿。竊願與海內人士。



共相砥礪。以無負帝君諄諄誥誡之至意。乃有閔子鼎。玉爲晟溪宗伯公之裔孫。其爲人也。善根夙種。英姿博學。旣自於釋。回增美之間。無微不至。而又慮十則之精義。或未共曉。因於每句詳加註解。務令信奉者如對明鏡。如行玉山。有不覺其竦然而知所懲。油然而知所勸也。然而斧斤旦晝。難保枯亡。若非稽諸前人善者。何以獲報。惡者。何以罹譴。歷歷響應。則猶未足以堅人好修之志。動人愧悔之心也。閔子於是舉生平所睹記者。悉依類引證。刊以警世。其用心深至。良有與余不謀而合。

者。世之人。試於汙濁陷溺中。驟而披之。其翻然者。奚似。久而繹之。其歉然。猛然者。又奚似。然則是編也。約之爲修身立命之真詮。廣之爲輔世覺民之實諦。放浪浮游之子。聞鐸聲而警切。依違頑鈍之夫。見鞭影而驅馳。上孚天心。下格衆志。閔子之爲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康熙癸巳季冬朔日。沈樹本撰。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六

仁和關 槐柱生增輯

蕉窻十則註解上

文昌帝君曰。感應一篇。只三代而下之君子。功過兩條。乃三代而上之小人。蓋人根行愈薄。動輒多愆。聖賢不得已而作此書。猶佛老遇下根人說因果也。然世不古處。求其見性明心。嗜仁慕義者。指不多屈。有能信行。卽屬殊妙。但塵見未明。肉眼多垢。往往以望報心。搖惑善念。曰某也。或以善而得貧。得賤。某也。或以惡而得富。得



文帝全書 卷二  
貴噫。可甚歎哉。善者得貧賤。焉知不富貴於萬年。惡者得富貴。焉知不貧賤於千古。且善者之先。其孽或不獨貧賤。其僅以貧賤也。未必不因善故。惡者之先。其福或不獨富貴。其僅以富貴也。未必不因惡故。甚至富貴者。滿門誅戮。婦子多污。貧賤者。一室安偕。彝倫無愧。古云。富貴未必是福。貧賤未必是禍。良有以也。惟聖賢菩薩。眼有智珠。胸藏明鏡。見得真。識得透。自不以此動。何物愚夫。妄卽拊心頓地。搔首呼天。自謂小兒造物。神鬼無知。噫。可甚歎哉。故欲爲此者。必須開一幅大面孔。辦兩

雙大手腳。眼要高。腹要廣。有好生之心。而不作泥土佛。守髮膚之愛。而不做怕死鬼。何妨殺。殺一人。以安千萬人。何妨死。死一身。以顯千萬世。必求忠。必求孝。不可身美其名。而君父得不美之名也。辨是也。辨非。不可身去其謗。而天下有不白之謗。聖人不可毀。有時鄙夷惠於不道。大人不可褻。有時薄君相而不爲。打破愁城。跳出苦海。方是大人明心了性功夫。自不同腐儒計功責效。小見也。諸子事吾有年。吾示諸子無數。乃落盡天花。頭不一點。豈以吾爲戲。直以自己功名性命作戲耳。至香



前相謁首未頓地。爲士者先問名。爲商者先問利。是猶却步而前人不可得也。今有蕉窻十則。用以共勵。必有一誠實心。恒久心。由勉而入安。自下而達上。不用希功。但祈寡過。不須求福。但祈免災。以是而造於功。過盡。泯仍歸太上之天。固爲吾敬。卽不然。望感應有靈。自畏災殃之集。亦受吾憐。倘仍蹈舊時之轍。但同聞霹靂之聲。勉之望之。

一戒淫行

萬惡淫爲首。森羅殿前鐵案也。故帝君必以此爲首

戒。蓋淫念一生。諸念俱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碍。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耻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古人云。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丈夫子女。耻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甚至因羞致死。或夫殺



其妻。父縊其女子。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與聯姻。以俄頃偷歡。造彌天大惡。絕嗣之報。不亦宜乎。至於因奸被殺。棄父母。拋妻子。慘更難言矣。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帷幄於此。指謂汝。此中有名娼焉。及褰帷。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昔人垂戒曰。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語錄有云。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

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怒視者有之。欲搏擊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况邪淫之報。亘古及今。冥誅顯戮。罄竹難書。而功名得失之間。其感應更爲神速。凡讀聖賢之書。負青雲之志者。尤當深戒。又曰。片時之慾念。易消。一生之功名。爲重。何苦以百年名節。畢世前程。祖宗之積累。子孫之福祿。斷送於半刻之迷惑也。衛生經云。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



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任  
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  
耳。石蘊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二語真可作  
座右銘矣。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宜節慾。蓋勞心而  
不節慾。必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益熾。則  
肺金受害。傳變爲癆瘵。必至天亡。夫人精足則神足。  
精神足則智慮生。何所爲而不成。若少年斲喪。髓枯  
力竭。恐不止隳一生之事而已。  
遏淫說曰。凡人淫心一起。便思邪緣湊合。設計引誘。

鑽穴踰墻。殺機旋伏。欺貧侮懦。犯分滅倫。萬種惡孽。  
皆由此起。故曰。萬惡淫爲首也。第庸夫俗子。固不知  
顧忌。而讀書文士。乃妄擬風流。侈談情種。或以無心  
之顧盼。視爲有意之畱情。賄餌保母。潛通侍婢。幸逢  
繾綣。卽托夙因。偶爾相遭。便爲天假。不思月下花間。  
爲樂能幾。雲情雨意。轉眼卽空。而惡因日積。孽重難  
消。顯則傾家蕩產。敗行污名。陰則刃刑鬼責。削祿除  
年。鄉里共鄙。正人不齒。顏面自慙。置身無地。甚至敗  
露觸兇。身命頓殞。嗟乎。一念之邪。而禍患至此。尙忍



言耶。今人兩相詬詈。若一語辱其妻。則憤怒滋甚。夫以口辱人。止於其身。淫人妻者。則辱其三世。蓋穢行必彰。醜聲易播。耻懸眉額。恨纏心骨。此豈尋常怨憤。可以消釋者乎。至婢女僕婦。原易狎昵。人皆以此爲家常茶飯矣。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莫不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效尤而爭寵。若懷暗昧之胞胎。還屬誰人之骨肉。若夫貧婦村姑。易於利動。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其夫者。寧甘心而不憤愧乎。孀婦婺居。

性本幽貞。而百計鑽營。俾其失節。生者懷慚。死者含怨。倘爲人指摘。必至輕生。是歡愛未終。而冤孽隨之矣。又有假隨喜之行踪。誘空門之艷質。污穢佛地。破壞清修。此則不通懺悔。與尋常淫行。罪業更甚。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然其百種溫存。無非誘財圖利。一旦囊空。便同陌路。或遇屍癆瘡毒。默相傳染。形軀臭爛。性命難存。嗟何及哉。更有偏堵龍陽。侵漁男色。外託朋友之名。狂逞雞鶩之欲。創天地未有之穢行。蹈神人共怒之淫邪。所謂顛倒陰陽。陰律之所



不赦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防閑難謹。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墻。彼必乘風縱火。蓋有不可知而不可言者。歷觀古之賢達。能堅忍于頃刻之間。而登大魁。致顯位。富壽歸之。子孫享之。與攻苦青燈。種種積善者。竟事半功倍。抑或失足迷津。急登覺岸。能改絃而易轍。卽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莫謂我已失德。而終于自暴自棄也。推之神靈顯赫之地。嬉遊雜遝之場。翠袖蛾眉。往來不避。而年少狹邪。追隨謔笑。流目送情。此皆輕薄無賴之所

爲。非修身勵行者所敢出也。更可戒者。常有談及閨情。必妄爲懸揣。一倡百和。豈知隱微之行。關係終身。片言偶播。醜惡萬端。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况復含沙噴血。吠影捕風。必至上干天怒。立顯神誅。至于傳奇小說。多屬子虛。文人綺語。造孽實多。惑性迷情。急宜屏絕。所望朝斯夕斯。刻刻提省。庶幾當境不搖。自求多福。斯爲幸甚。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于夫婦之道。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



文帝全書 卷三十一  
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雨雷電。朔晦寒暑二分二至。及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養生家之說也。未見不可思。

此三句。言人之入于淫行。皆由心地不正。乃帝君清本澄源之論。未見而思。是靜時無存養工夫。當見而未見不可思。亂既見而憶。是動時無省察工夫。細分之。三句各有一境界。思者。思之于未來。亂者。亂之于現在。憶者。憶之于過去。三境若除。淫行更何處着脚。故欲戒其事。先戒其心。平日燕居獨處。必須收拾一箇乾乾淨淨念頭。時時微覺。刻刻提撕。天理既存。人欲自遏。凡淫穢邪僻之想。不入光明正大之胸。方是君子主敬學問。若未見而思。以意造象。不蜃而樓。無海而市。幽昧之幻惡。莫此爲甚。是自鑿其混沌也。不卽死者。幸而免爾。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如其



文帝全書 卷三  
六  
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窒其總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廢爲無用。而且漸成癆瘵而死。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一念邪淫。已足喪其生而有餘也。真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遂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緊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脈。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洩而出。可懼

哉。孫真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未見之不可思明矣。人卽不必有志于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

當見不可亂

謹玩一亂字。卽感應經內。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之謂。方其瞥遇嬌姿。乍逢麗色。一失檢點。邪念頓生。我行未虧我心已亂。鬼神得以指摘之。陰府得以籍記之。去天堂而入地獄。只此幾希間耳。又何待宣淫無忌。然後大千冥譴哉。故能非禮勿視。見如不見者上也。



本心難昧。禮法難踰。嚴禁強制者。次也。不然始苟亂于。心終將亂于。事一念之悞。終身莫贖。悲哉。又或簾內投桃。城隅贈管。我雖無意。彼實多情。正念稍迷。惡緣卽起。往往有百鍊堅心。摧于俄頃。一生大節。敗于臨期。此時決當猛省。卓有定識。佐以定力。施愚山曰。余嘗書誠子第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奸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旣酬以金。媯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

孕而產。則己之子女娼矣。子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笑曰。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旣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己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



窮詰嗟乎。今有人于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臧獲者必  
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  
亂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  
不傷哉。又况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  
多致閭閻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既見不可憶

美色已往。而此心輾轉不已。謂之憶。昔人云。不患念  
起。惟患覺遲。若能照見其妄。隨念斬斷。何至耿耿于  
懷。乃古今惡孽。都因一見之後。遂爾縈心。反覆徬徨。

淫思益熾。因而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彌天大孽。  
盡在于茲。不思憶之者情也。情之一字。天與我爲忠  
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爲聖賢。邪用之爲禽  
獸。奈何廢寢忘餐。神昏志失。邪情空戀。甘不人而獸  
乎。曷細思之。曷猛省之。

於處女寡婦尤宜慎

尤宜慎三字。言于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慎。不可稍  
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  
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小。乃或



文帝全書 卷三  
二  
深房密院。父母不及防閑。或淺室窮廬。奸宄易容。窺伺多方。引誘百計。牽纏喪此良心。壞其名節。門風玷敗。父母忍垢。報顏閭里。傳揚親族。含羞削色。卽或勉強于歸之後。致其翁姑鄙薄。丈夫棄捐。縱有婚期。瞞過隱微。常覺羞慙。卽能日後成家。大節已經虧損。多端淫惡。首重于茲。凡有人心。共先痛戒。至于夫妻倡隨。誰不欲百年偕老。其如良緣易斷。壽數難齊。凡有先妻而逝者。莫不涕泣叮嚀。慘傷訣別。總欲其爲我守節。不墜門風。以相慰于地下。所以守節之婦。上天

最重。必使子孫昌大。以報之。國家坊額。以揚之。蓋以丈夫之拋家剩產。賴其支撐。丈夫之背女遺孤。賴其撫立。翁姑若在。復兼子道之承歡。親戚雖違。亦有世情之贈答。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更有貧窮莫告。能持不二之心。故舊無援。獨守從一之志。孀居之處境各異。孀居之苦節相同。若貪其姿色。計而誘之。勢以迫之。一時把持不定。誤入惡緣。遂使冰霜之潔。污于須臾。生死之盟。渝于片刻。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寧不寒心。



是以孤寡無依。正宜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則樹德愈厚矣。豈徒戒淫之尤宜慎哉。

二戒意惡

意者心之所發也。意發而惡。則凡寡廉鮮恥。傷化敗倫。大損陰騭之事。無不爲矣。意發而善。則凡植節全名。種德造福。感動天人之事。無不成矣。此正人禽關頭。最爲喫緊。是以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其中又有舉意司。專察人意念之善惡。以行賞罰。夫舉意在一念之間。而禍福判霄壤。

之別。可不慎與。

太乙真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守本分。三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人能謹守此三經。又何意之不善耶。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事。人得而知之。若萌于心。發于慮。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于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于餅。惡則投一黑豆于餅。初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俱忘。瓶



豆亦無所用。此真修意之善法也。

勿藏險心

諸善之心本于平。諸惡之心本于險。且險而曰藏。必使人不及防。而不能辨也。或一言而敗其生平。或一語而錮其仕進。或一舉而傷其性命。且其人由我而害。而我復不任惡名。此陰惡之尤。山川不足喻其險也。

世間一切壞事。皆由心造。險心一形。卽不加之于人。已是滿腔惡業矣。况旣形于心。未有不見諸事者。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旣平。一切皆平。旨哉斯言。日三復之。

勿動妄念

誠則真實無妄。所以爲善。不誠卽妄。妄卽無善而惡矣。妄念二字。所包甚廣。要之皆貪得也。貪得而不得。惡斯起焉。若時刻循依本分。主善爲師。倦勤不作。由擇執以幾于誠。尙何妄念之動哉。今人稍有一善。便思獲報。少不如意。卽曰天道難知。不知人但不饑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得耕桑。時開笑口。日少愁



眉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涯。世途缺陷。安得人盡富貴利達耶。

勿記讐不釋

君父之讐。骨肉之恨。自當直報。外此不過私小之怨耳。可以理遣。可以情恕。便當水釋。若記憶不休。則冤冤之報。將何已時。且不獨自己讐怨宜釋也。卽遇兩邊銜恨。或以善言釋之。或以杯酒釋之。息無已之爭端。保太和之元氣。皆在于此。夫世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自足証忍辱之菩提。可以使我

遊于世。亦可使世遊于我。昔史彌遠死已久。其家一夕夢其枷鎖來家。訊慰平生。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勿見利而謀

利字從刀。錢字從戈。古人制字之義深矣。是以罔利之人。徒爲怨府。終無善報。青蚨果堪術致。造化亦復何權。吾願好利者。儉以養廉。勤以致富。則不言利而利多矣。人之財利。約有三等。一是生前惜福得來。此



可師而不可謀。一是苦心勞力。冒寒忍饑。積漸饒裕。此可憫而不可謀。一是非義而得。爲富不仁。非耗國。卽剝民。此可畏而不可謀。况謀心一起。必至機深械密。徒壞心術。而利反爲害。故欲求利者。莫如先勤苦。以惜福。一清道人積福歌曰。歎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資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

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犢。畱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分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南蘭黃含仲曰。人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



附陳成卿戒賭十則

一曰壞心地。盜賊所以羅王法而不容貸者。惟奪人財耳。假手博奕。以奪人財。與盜賊何異。蓋好賭者。明知其人之財。爲衣食所需。或稱貸而得。或棄產所致。始也甘言媚色。誘之投網。不覺勝則借端托故。迫之喪氣而歸。非衣冠中之狼虎。几筵前之賊寇乎。且賭局純用詐弊。有三人當局而朋謀一人者。有幾人旁觀而交射一人者。手眼口鼻。無非劫人之利。七弟兄。叔姪。亦如巧陷之陰機。以致蕩產傾家。饑不擇食。傷

天理。犯王法之事。亦悍然爲之。使人辱罵門閭。遺玷祖宗。噫。向使戒賭成家。何至以方寸地。爲牛羊踐踏至此乎。

二曰耗貨財。夫難聚易散者財也。創業如登天之難。敗家如燎毛之易。彼賭者始爲貪得念重。陷入阱中。旣因吝失情迷。苦纏局內。達者因偶失而小懲大戒。受害猶淺。若妄思求復。日深一日。則漸而囊資盡。漸而恒產廢。漸而稱貸積。每見富貴之後。因此無食無居。爲親族笑。甚有負債莫償。結訟受辱者。嗟乎。覆家



文海全書 卷三  
之速。賭爲第一。即使家有餘貲。須念財爲至寶。以周貧乏。則頌聲載道。以宴賓朋。則禮意綢繆。以修橋路。敬神佛。放魚鳥。則種福無量。以孝父母。惠妻子。厚婢僕。則喜氣盈門。卽以之市肥甘。被錦繡。玩花月。亦取快一時。奈何白白送人。身不受樂。而人又弗感乎。嘗見鄙吝者。分文如同剜肉。而一擲輒送多金。豈不可笑。

三日誤正務。士讀農耕。工作商販。一爲賭迷。達旦連宵。無論廢時失事。流落下賤。老大堪悲。卽偶爾隨波逐浪。此身一被牽纏。必不容緩之事。亦姑待明日。以至坐失事機。必應經手之事。亦轉托他人。不無覆敗乃事。且慶弔因之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夫身值居官。事尤繁劇。每有遲留賭博。使農工小人。羣聚而歎守候之艱。或遠方役隸。子立而苦濡遲之久。大失官箴。亦非方便。

四曰傷天倫。象賢亢宗。親所同願。不幸生不肖子。以賭爲樂。不能不悲且怒也。撻之流血。慈心所迫。奈昏愚不識親恩。反生怨悵。面目時乖。語言多背。又或已



資耗而竊親財。親財竭而多重債。使高堂日夜憤鬱。可謂有人心者乎。若夫孀母撫孤。恩苦萬倍。孝子更當謹身節用以供甘旨。勵志勤讀以圖顯揚。乃或比匪傾家。致使嗟薄命者。謂有子不如無子。其罪惡尤甚矣。不惟此也。更傷兄弟。蓋賭極貧。窘強者侵欺。弱者稱貸。無理相戕。骨肉成讐。不惟此也。更傷夫婦。蓋婦人苦樂。惟夫是從。忠言規勸。動遭反目。因廢簪珥。爭憤投繯。又有子不能婚。女不能嫁。甚使衣食不給。終身失所。乃知好賭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人也。傷

滅天倫。莫此爲甚。

五日致疾病。好賭者終日酣戰。又繼以夜。徹夜不已。更繼以日。眼目昏花。背腰痠痛。傷在氣血。或深夜羣息而忍饑。或興高味美而過飽。其傷在脾。或夏月炎蒸。暑侵不覺。或冬宵凝凍。寒冒可虞。其傷在肺。鬼蜮陰謀而被弄。蝎蛇肆毒而難堪。勝者思劫。求緩須臾而不能。敗後結算。乞假分毫而不可。情實可恨。怒氣難持。其傷在肝。況生人以財爲命。非甚不肖。誰不以廢敗爲悔者。更有送急需之用。手足無措。失他人所



文帝全書 卷三  
托。跼。躄。無。償。妻。子。慍。而。發。言。父。母。怒。而。切。責。則。傷。更。入。心。醉。飽。倦。悶。而。歸。虛。火。上。炎。荒。淫。無。度。則。傷。并。及。腎。種。種。戕。生。皆。賭。之。故。  
六。日。結。怨。毒。大。凡。至。親。密。友。一。入。賭。局。頃。刻。翻。顏。且。賭。後。常。醉。一。言。不。合。攘。臂。揮。拳。懷。恨。在。心。或。明。為。發。難。或。陰。為。下。石。近。見。某。為。賭。而。報。復。傾。家。某。為。賭。而。假。命。陷。獄。某。為。賭。而。同。庠。構。禍。名。士。被。點。某。為。賭。而。仕。路。相。軋。能。吏。掛。冠。嗟。乎。當。其。登。場。角。勝。時。豈。知。種。禍。至。此。乎。

七。日。生。事。變。紀。律。之。家。門。戶。啟。閉。有。時。交。友。往。來。必。擇。意。外。之。變。無。自。而。生。若。賭。者。之。相。與。浪。子。多。而。端。士。少。奔。走。効。勞。之。輩。皆。思。鼠。竊。狗。偷。或。伺。主。人。之。未。歸。乘。虛。以。入。或。窺。外。戶。之。不。閉。投。隙。而。來。此。盜。賊。之。變。也。夜。深。人。倦。或。竈。火。未。熄。而。餘。薪。致。焚。或。燭。燼。旁。延。而。枯。木。燎。毛。此。回。祿。之。變。也。某。生。與。宦。裔。善。乘。主。夜。戰。方。酣。直。入。臥。室。滅。燈。苟。合。婦。認。為。夫。事。畢。方。知。懼。露。隱。忍。久。之。卒。敗。某。吏。與。庠。士。善。窺。其。婦。艾。假。以。賭。本。誘。使。遠。出。日。則。偕。往。夜。則。托。歸。密。入。通。好。習。以。



爲常。夫偶馳歸。避于床下。竊聞私語。不禁失笑。乃致就擒。此姦淫之變也。崇禎時。一人爲官租所迫。告貸五金。半日賭輸。婦卽縊死。此性命之變也。至若爭憤告訐。縉紳之裔。亦繫囹圄。譽望之儒。槩從黜革。此身名之變也。歷觀諸變。足爲寒心。奈何不戒。

八曰損品望。士卽貧賤。能以禮義持躬。詩書奮志。則人皆敬重。若好賭者。年雖少。而識者料其無成。家正殷。而論者決其必敗。生自厚德之家。則共歎祖先之好善。何乃種此頑裔。出于濟惡之後。則咸道造孽之

良多。自當報以狂亂。愛之者。謂惜哉。聰明之子。昏迷不悟。堪悲無藥。可醫。憎之者。謂幸矣。揮金如土。亡可立待。我其拭目俟之。合宗擯不與言。同氣羞與爲伍。如望納交。人必曰。若類弗可近。如願効勞。人必曰。若類弗可托。如將議婚。人必曰。若類弗能養。如將告貸。人必曰。若類弗能償。噫。好賭之人。一錢不值。信哉。

九曰召侮辱。開賭之羣。心如盜賊。行同乞丐。非最下一流人乎。每見其引誘人也。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入其阱。動加欺侮。勝者敬過上賓。輸者慢如奴隸。貲



饒者百態欸畱囊空者千方揮斥嗟乎士卽屈首蓬  
窗安心蔬食曠覽天光雲影品題往古來今亦甚恬  
適尊巍也乃以賭錢之故受下流之辱是亦不可以  
已乎至于因賭舌戰辱及妻孥辱及父母更不肖之  
極矣

十日失家教。中人之性。向上難而習下易。尊長端謹  
自持。日以義方垂訓。猶恐少年流蕩。况近來賭風日  
盛。子孫七八歲時。習見祖父角戰。或分取勝錢爲快。  
天性早已琢壞。無怪長大而視爲固然。無恥畏也。卽

有自好賭而禁子孫之賭者。每云我齒邁無志上進。  
汝青年須當好學。或云我多才戰必勝。汝蒙穉必喫  
虧。不知令反其好。斷斷無以服人。况近墨者黑。賭者  
所往來。大都浪子淫朋。子孫一與相習。志氣必日卑。  
言行必日壞。不止以賭敗家也。至僕隸下人。亦須身  
帥以正。如上行下效。致爲盜犯刑。非家長實教之偷  
乎。

以上十戒。其爲喚醒癡迷。不啻大聲疾呼。痛哭流涕  
矣。見此而不及早回頭。嚴誓自戒者。吾不知其有人



心否。

勿見才而嫉。

人之才能。皆非偶然。或由夙世培基。或由祖宗積德。或由本人勤苦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由來。敬之師之。而乃媚嫉于心。不幾自生煩惱。徒增罪業耶。格言云。爭名利者。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易生嫉妒之心。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反露虛擲之醜。

古來兩才相匹。最易生嫌。而正不必也。分道揚鑣。各呈其妙。日月並運。何害于明。魏文帝以忌嫉。欲殺陳思王。隋煬帝以詩句。而殺薛道衡。李後主謂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此皆見才而嫉者也。卒之三君皆短祚。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子輿氏豈欺我哉。

以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佛經云。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蓋心地隱其狠惡。而外貌復假以慈和。伏戈矛于談笑。設陷阱于綢繆。處處為殃。令人不覺。是其設心。原是一腔惡機。一撥即發。故于上文險心妄念諸意惡。尤宜內省而戒慎。



也。

三戒口過

玄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人生造孽。口過居多。卽如感應篇所載。誑諸無識。謗諸同學。攻訐宗親。訕謗聖賢。形人之醜。訐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

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咒詛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竈吟咏。及哭對北惡罵。如是等罪。皆口過也。噫。嚴君平委曲論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聞道度世。爲善之功。言語居多。人縱不能以之作福。奈何徒以此造孽哉。

勿談閨闈



世間快意之談。固自不少。若淫穢之行。縱目擊情真。亦宜揜飾。全彼聲名。况事屬莫須有者。尤當力爲洗清。如使不睹不聞之疑。竟爲共見共知之事。夫妻因之離異。家室爲之頽靡。以致終身飲恨。過莫大焉。蓋我之出言甚易。使彼之穢行實難。汚厥令名。損我陰德。其關係豈淺鮮哉。

曾子輿豈解殺人。陳曲逆何嘗有嫂。東壁未曾窺宋。高唐一賦。不過諷主之微詞。西廂何處來鶯。會真一編。實是陷人之巨阱。縱使鶉奔有據。在括囊仍貴包。

荒果其帷簿不修。論忠厚還須隱惡。切勿存心刻薄。因而出口乖違。庶免人怨神嗔。乃可修身養德。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聞確見。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閒談酒誑。亦慎勿言。張纘孫戒人作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迷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高明特達者少。性情淫蕩者多。彼見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



文帝全書 卷三六  
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氣血未定。見此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上冠下履。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况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

誤人。且先自誤。吾實爲作者惜之。危之也。統觀已上數條。惟冀謹于語言。庶存厚道。更期嚴于視聽。勿涉淫邪。

孔子曰。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况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口舌紛擾。骨肉傷殘者多矣。可不戒哉。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蠅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閨門事。所係尤重。



勿許陰私

私者不公之謂。私而陰。尤暗昧不光之事。我不應伺得之。窺之。屋漏而播之大庭。使其無容身之地。斯人之恨。終身不解矣。况受金盜嫂。又多莫須有之事哉。老子曰。聰明深察。而好攻發人者。近死者也。程伊川云。君子于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勿揚人短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苟或揚之。則彼之名從此敗。而

素守亦從此隳矣。徒損于人。無益于己。何甘心輕薄。傷我長厚之道哉。羌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斬若根。闢若門。心氣和平。解脫嫌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溫寶忠公曰。凡說別人兒子不好。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別人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勿設雌黃

敦行錄云。不妄語。不多語。不言人隱事。不摘人微過。居鄉不談地方官短長。立朝不私議政事得失。若有



文帝全書 卷三十一  
意品題。任情毀譽。能無悖出悖入之虞耶。

勿造歌謠

造歌謠者。于人體相不具。及閨門風化等事。刻意形容。編成詞曲。有聲有韻。可歌可謠。輕薄尖刻。一倡百和。損德敗行。莫此爲甚。又有忌人才能。創作謠言。如百升飛上天。明月入長安之類。陷人性命。破人功名。冥罰之慘。定當加倍。

勿毀聖賢

聖賢百世之師。孰敢毀謗。只緣輕薄者。喜翻案爭奇。

而不顧名義耳。故毀謗約有二種。一是愚癡無識。一是才辨自雄。愚癡者罪坐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執所見以逞機鋒。罪更甚于愚癡。其訕毀二氏之罪。報應從來不爽。人或信而畏之。惟儒家不說因果。遂反有肆意譏彈者。究竟何嘗無報耶。至于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作賤字紙。故與謗毀聖賢同罪。

於尊親已沒者尤宜慎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聖賢家法也。蓋緣君臣大義。父子至情。若尊親有過。卽當反躬引咎。深自刻責。此



際委曲周旋。着不得一毫激烈。用不得一點徑直。正有無限苦衷。何忍將尊親過失。偶然矢口。况已沒則凡屬臣子。哀慕情深。君恩未報。而天威如在。親容莫卽。而手澤猶新。若將已往之事。重加指摘。揆之于心。安乎否乎。尊親所包者廣。可以類推。

#### 四戒曠功

天下惟讀書一道。最易作輟。或爲命數所拘。半途而止。或爲貧窮所挫。漸自灰心。或爲奢華所引。紛馳其

志。殊不知心堅力永。用苦功者。必有厚報。蒲韭之姿。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霜雪。而後獲千萬年之用。久矣。夫造物之因材而篤也。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昔云。夜者日之餘。兩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疎濶。吾可一意學問。須知良宵夜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清景。對簡編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卻掃。絕人往還。圖書滿前。隨興



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  
林歲宴。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  
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勿早眠晏起

此總不外淫惰二字。試看農耕于野。商販于途。工作  
於肆。以及醫卜星相之流。何一不曉夜劬勞。以勤本  
業。而書生之清福已多。尚不知寸陰是惜。甘居淫惰  
之罪。而虛此有限之流光。擲此難得之功名乎。朱子  
曰。陽氣發處。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旨哉斯

言。吾願有志者共省之。

勿舍己芸人

爲己乃君子之實功。不勤勤於修身力學。卽妄思用  
世。而作身外之事。營非分之爲。則心志一味外馳。精  
神盡爲人用。皆舍己田芸人田之類也。曠功不已多  
乎。義理無窮。須向靜中尋義理。精神有限。莫於閒處  
費精神。此聯真舍己芸人者。對症良藥。

勿爲財奔馳

從來曠功之人。大半起於爲財。財也者。求之則可鄙。



文帝全書 卷三  
三  
貪之則甚賤。士君子本不屑言。乃近世儒者。往往利欲薰心。專務奔馳。而詩書一道。時作時輟。屢致曠功。亦所不惜。且藉口於爲貧所累。原非不得已。獨不思財果爲我之財。卽不奔馳自在也。財若非我之財。卽日奔馳無益也。則與其營營逐逐。妄希非分之金錢。何若汲汲皇皇。專求無窮之學問哉。戒意惡內見利而謀。恐欲念之潛萌。此處爲財奔馳。懼用功之不篤。義各甚精。故非重見複出。勿學爲無益。

自古大有益事。無如讀書。蓋名教於此而立。功業於此而基。須是修德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乃見益耳。若涉獵不急之務。講貫不勤。或爲臺池鳥獸之觀。或爲奢華靡麗之飾。或爲詞曲丹青之娛。種種非爲。皆足累志累身。何益之有。至於張燈演戲。博奕會飲。燒煉刀筆諸事。非惟無益。且有大害。戒之戒之。勿見異思遷。

厭故喜新。貪多務得。乃學者之大病。抑知理必以浸淫而淡。趣必以反覆而生乎。如學者理未足。識未精。



絕少根基。不能自立。間架自滋。文采而徒。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吾恐學日以雜。神日以昏。心愈無定。而功終迄於無成也。

以身在心。馳者尤宜慎。

心爲身之主。身爲心之輔。身在是而心卽在是。志專力副。何事不就。何功不成。如身在是而心不在是。猶植樹而削其根。播穀而棄其種也。欲求事功之成就。有是理乎。故心易馳者。必時收其放心。而于曠功諸條。尤宜隨處省察。而慎持也。

五戒廢字。勿以舊書裏物糊窻。勿以廢文燒茶拭桌。

勿塗抹好書。勿濫寫門壁。勿嚼詩稿。勿擲文尾。於途間

穢中尤宜慎。

原本凡例云。此條本註明。白易曉。故不逐句箋引。

粟從天雨。爲造龍章。鬼向宵啼。亦因鳥跡。迄今萬禩。

同此六書。故治世不離文字。而進身尤重詩書。乃或

斷編覆瓿。殘經代枕。浸淫風雨。和舞絮以沾泥。剝落

窻櫺。伴飛花而入陌。或投炎火。不比秦灰。或付清流。

原非禍水。最忌道旁之擲。染牛溲馬渤之污。尤憐稚

子之頑。受鼠嚼鴉塗之慘。苟經目睹。奚啻心驚。所望



戒同著蔡庶幾愛等珠璣。

帝君勸敬惜字紙文畧云。宋王沂公父拾遺字紙。香湯洗曝燒之。夢宣聖賜曾子爲嗣。未幾生男。遂名曾三元及第。爲賢相。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彰彰。古今炯鑒。

三官大帝勅劉天君曰。求祿求名求嗣。功惟惜字爲先。昔已職之文帝。吾今復何贅焉。但見世人擾擾貧

窮困。阨盈前。大半非他過惡。穢污字紙。叢愆。雖有訓文廣勸。終無一士心堅。小子矜持。佻達老成。狃習安閒。敬奉未聞一二。毀殘殆有萬千。或以糊房襯裏。或以裏物取便。或以殘章委棄。或以文字淪溷。或以習書几案。或以糊襯蠶籩。種種罪深。辜積一一上奏。帝前罰令。此曹受報。疾厄禁錮。相牽農工。俚鄙都滅。士夫榮祿難延。大則滅身滅嗣。小則奪紀奪年。吾今下哀蠶爾。特爲奉勅降駢。普勸世間人士。遵行須要。虔虔。毋論經書子史。毋論野史稗官。毋論緝函繭帙。毋



論斷簡殘編。毋論長編畧牘。毋論隻字片言。務必盡  
加護惜。勿因俗論避嫌。始則焚諸火內。繼則送去流  
泉。不可因循苟且。不可時日耽延。急急奉行一月。寸  
心復舊光鮮。急急奉行一載。本身科甲蟬聯。急急奉  
行五歲。時加紀算綿綿。急急奉行一世。此生名列上  
仙。實有如斯果報。非吾虛語取妍。倘有蠢癡狼子。敢  
爲誹謗憎嫌。吾已奉旨專事。立時雷火熬煎。今特廣  
爲傳示。子其爲我布宣。  
張邑翼生平敬字戒紙劄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

便。心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甕籠。收廢  
紙待時焚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裏襪間。猝然投納。竟  
致遺失。廢字之戒多端。而張君四戒。尤所易犯。人能  
於此深省之。則於帝君垂戒之意。亦庶幾矣。  
附廣惜字說六則。近來惜字紙文。刊布甚廣。卽膳  
僧取拾。無非啟廸善心。羽翼聖教。然人知惜字于有  
字之後。不知惜字于未有字之先。因取其義而廣之。  
使同人下筆時。倍加乾惕。不徒惜字于字。而惜字于  
心。則于世可以寡怨。尤于口可以杜虛枉。于心可以



全忠厚其延年之福。寧有量哉。  
一案牘如山。爲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遭盤錯。亦將迎刃而解。倘執己見。深文推敲。則冤抑必多。獨孤及曰。一字之加。勝于三千之刑。可不慎歟。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叅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妥。卽成冤獄。司事者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自作聰明。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爲善。纔一舉筆。卽關人命。昔定國治獄。而子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知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于將成。或離人于旣合。損德莫甚。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毀離券。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拆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一骨肉本于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



筆舌以離間也。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忌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于往來文字中。見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閨闈與陰私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干人閨門。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主敬堂勸敬惜字紙例九則  
一勸讀書有力之士。糾集同心。拾遺焚化。所費不多。

植福甚大。

二勸讀書無力之家。凡遇廢文。及道途遺棄字紙。收付烈炬。投灰清流。是謂不費功德。

三勸發達縉紳之家。捐資收買殘書。焚葬淨地。或投清流。勿令悞落愚人。致遭狼籍。

四勸現任官長。隨處嚴禁吏書衙役人等。一切改抹草稿。事畢卽着付火。不許片言隻字。虛擲輕棄。以致積久遭殃。

五勸師長。不許生徒閑塗几硯。并字紙拭桌塗扯嚼。



爛塞孔。種種作賤。

六勸父兄戒童年子弟。勿以字紙經書作戲。以致拋地踏踐。

七勸戒閨閣女子。勿以書文夾樣。勿以字紙剪花。并繡字鞋枕被帳等上。

八勸典中店舖窰戶諸家。勿以當票書文。包裹銀物。燒造磁器裱褙等用。

九勸刊刷經書等坊。衣食以此仰賴。文字更宜敬惜。近見膽梓樣稿。捐棄如遺。割破差訛。踐踏無忌。印板

久拋穢地。陳編朽腐。何堪。種種罪過。各宜警省。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十七

仁和關 槐柱生增輯

蕉窻十則註解下

六要敦人倫

人之所以得成爲人者。全在五倫。五倫缺一。卽不可爲人。所以大事業從五倫上做起。正人品在五倫上看出。此處得。則小處不足。非此處失。則衆長不足。錄大要倫紀之地。所貴以誠。不以僞。以實。不以文。境當其順。至足樂也。不幸而當其逆。亦當委曲周旋。至誠



相感不可徑情一往。悖義傷恩。斯爲善敦人倫者。

父子主恩

天下無無恩之親。蓋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縱極富貴。皆由父母懷抱長養。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而始得有今日。卽極貧賤。亦孰非父母生我。長我。養我。教我。我費盡苦心。而爲之婚娶。期之成人者乎。今弗問身從何來。竟以此身已長。妻子是安。全不念劬勞。顧復之恩。試觀古今盡孝者。獲福降祥。身榮名顯。裕後光前。有如許受用便宜。忤逆者。滅祿減算。人害天災。百殃

及之。受禍不淺。故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無一日不當盡孝。出一言。必思當理。毋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正道。毋亂行致禍。以禍親。生前則體心體力。愛日奉養。勤求生理。敬聽教言。歿後則殯歛喪葬。務儘心力。必敬必誠。此人子事親盡頭處。所謂此時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他如廬墓思親。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經懺作福。以薦其親。名利成就。以揚其親。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子矣。俞馭世先生云。人之有恩于我。我思報之。



獨至父母而不可言報。蓋以身爲父母之身。以父母之身爲父母用。雖極古今之榮其親者。亦父母所自有。而我非有纖微之加。所謂昊天罔極者此也。何龍圖戒溺女歌曰。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難狀。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吾因勸吾民。慎勿殺其女。若愁家不饒。活此食難繼。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若愁無嫁資。先賢有樣子。元夜

看燈時。攜女歸名士。若愁無乳哺。饘粥皆可飼。有人斯有食。撫養聽生死。女性更和柔。慈愛甚于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乍服事。女常近父母。女有孝順心。往往救父母。女有好夫子。往往顯父母。不觀緹縈女。免父肉刑苦。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八喪舉。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于水。袁氏世癱瘓。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父同燬。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無錢供饘粥。專靠采菱米。親死



不忍嫁。廬墓沒其齒。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績縷。剪髮毀容顏。然後廬墓所。古女賢孝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貴妃。也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奉勸世間人。好還天之道。勿謂嬰女癡。怨恨不知報。女命親不憐。安保憐親命。絕嗣減壽年。赫矣陰司律。及至索命時。噬臍莫能及。胡不全其生。骨肉多祥慶。

君臣主敬

此雖君臣互言。究竟重臣一邊。而臣之敬君。不外于忠。夫人臣作忠。其途不一。臯夔忠也。龍比亦忠。忠不以其遇也。薇垣忠也。疆場亦忠。忠不以其地也。輔弼忠也。郡邑亦忠。忠不以其官也。外而士大夫忠。內而闈尹醬醢之官。亦無非忠。忠不以其人也。忠者心也。自盡其心之謂忠。卽自盡其心之謂敬。然不必俟于廷獻之時。而當先辨于家修之日。此又在讀書者之貴早自命也。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



著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患難時。便囁嚅不前。依違首領。豈知古來幹世豪杰。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個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諸葛公之鞠躬盡瘁。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靴中。韓蘄王之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置爲國家有矣。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公狄梁公李藩俱陷大辟。裴晉公張魏公韓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不死。勲滿天壤。名懸日月。彼

固于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乃知造物鬼神。亦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不過時。身名俱敗。如王衍殷浩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嘶聲咋舌。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對。只好于濁亂世界。或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許太過。到得曳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此身付與天地萬



物卽不幸而死。如關壯穆張睢陽岳武穆文丞相之死。視李林甫楊國忠韓侂胄賈似道何如哉。人孰無死。惟正直忠孝。其死爲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也。毋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無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酷虐者。則未有不死。卽不敢以是盡槩禍福。然

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哉。又何必惴惴焉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也。

### 兄弟相愛

兄弟之多故者衆矣。每重妻妾之言。薄手足之愛。爭貨財之賤。傷天性之和。不思同胞共蒂。何忍相煎。卽有繼庶。其原自合。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是故彼卽不是。我正可以少容。我旣難堪。彼又何能含忍。况明攻者必兩敗。俱傷。陰許者必鬼神所怒。可不戒哉。溫節孝曰。富家兄弟分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



時常見面。亦遠讓間之法也。嗚呼。茫茫大造。在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許。幼相歡愛。老共扶持。既翁與歌。角弓無咏。豈不怡怡洩洩。和氣致祥。寧忍煮豆燒箕。同根相逼耶。

朋友以信

金少藹曰。聖人之序五倫。終之以朋友。明乎朋友爲五倫之一。而實輔之以全五倫之道者也。朋友責善。不過欲其無忝于人倫而已。故事君得以全其忠。事親得以全其孝。兄弟得以全其和。夫婦得以全其親。是使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得交盡其道。而無悖者。皆朋友力也。故朋友之于五倫。義若輕而實重。分若疎而實親。善交友者。必當以信爲主。主于信。自然相知以心。相依以命。相託以妻子。相賙以財帛。相資以道德文章。相成以功名事業。相恤以疾病患難。其關係豈淺鮮哉。

夫婦相和

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和非狎昵之謂。謂能和以事父母。孝不衰于妻子。和以宜兄弟。



悌不惑于婦言。和以睦妯娌。如鄭張氏之絲粟無私。子姪均乳。和以成夫子。如樂羊婦之斷機勸學。孟母之三遷。推之勤中饋。教婢僕。以及敦親睦族。皆從夫婦相和上。做來。若一垂戾。如何行得。

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

喻道。勉正。似無淺深分別。總期倫類之間。補偏救弊。相與有成。方爲盡倫之至。

七要淨心地

心本虛靈不昧。一有所染。卽天良汨沒矣。淨者。洗滌

之謂。人心危。道心微。堯舜桀紂。只爭此些子耳。可見方寸之地。原是虛靈。特有習染之污。必須時時洗滌。純是濟世心。無一毫媚世心。純是愛人心。無一毫憤世心。純是敬人心。無一毫玩世心。純是遷改精進心。無一毫怠惰自欺心。則萬善從此發端。不猶地爲萬物所生。可以自種自收。而絕無妄求乎。屠赤水曰。一切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卽如平居懲忿。不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室慾。不知遇色能不動否。若無事閒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



萬物紛至。至性如如。乃爲真空。是誠探原之論。

玩古訓以懲心

心有不淨。而可時時懲戒者。惟古訓最爲明切。試于披閱間。將古人之訓詞。自爲省察。自爲克復。如嚼橄欖。回味自甘。如對嚴師。儀容自肅。豈不足消妄念。而遏邪思乎。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嘗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曰。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坐靜室以收心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初入靜時。要將邪淫雜念。一切屏去。使心如止水。身若冰壺。返觀性體。虛靈內省。心君澄徹。十目十手。儼乎若臨。爲聖爲凡。只爭一間。則一點靈明。自然靜涵昭朗。豈有一毫私妄。得以混淆。而慮其放而不收乎。朱子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又曰。昔陳烈先生



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吾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卽一覽無遺。遠酒色以清心。

心本清也。所以不清者。其故多端。而大要則在酒與色。蓋酒之爲害也。能昏亂人心。色之爲害也。能蠱惑人心。兩者交攻。而天君之泰然者。擾擾憧憧。不知其所底止。故君子之靜存也。卻醴酒而勿進。非曰吾以戒號呶已也。屏麗色而勿親。非曰吾以防淫佚已也。

良以心也者。澄之最難。淆之至易。必遠斯二者。然後此心湛然。虛而且靈耳。夫聖如大禹。猶疎儀狄。賢若孔明。尙娶醜婦。况我輩欲清心地。而可不酒色是遠哉。

### 去私欲以養心

心卽天理也。與私欲正相反。天人之際。勢不兩存。惟去之絕。乃養之醇。此克復之貴乎明健也。人能涵養本原。冲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



一團生意。益滿虛空。其趣味當自喻也。張南軒曰。血氣之動于欲也。動于聲色。動于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于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寧處于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惟當以敬為主。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萌處。痛加懲窒。久久純熟。自當見效。

尤當悟至理以明心。非心無以載理。非理無以爲心。欲明心必先悟理。蓋于理確見其誠。則于心自全其天。此欲淨心地者。尤當於至理而求悟也。

### 八要立人品

格言云。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變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真人品。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卽勃然怒。



一事之違。卽忿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有無限意味。每見少年英露之士。氣浮心躁。眼前併無一切。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湮鬱而死者。豈非品量淺薄。無受享之地乎。溫節孝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立品。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觀于此言。則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品一立。雖貧亦富。雖賤亦貴矣。豈尙有恥辱之

來哉。

敏事慎言

敏慎之功。我夫子言之詳矣。古今真人品。都從言行上做工夫。見義卽爲。汲汲惟日不足。三緘其口。凜凜無易由言。庶幾可坊可表。一生名節。自此立定。不然。而事所當爲。因循怠忽。言所宜訥。率意侈談。終身一藹爾漢耳。何以植人品乎。

志高身下

志高而身不下。是志之傲也。非高也。身下而志不高。



是身之辱也。非下也。惟志氣凌雲而復謙以下人。則士人之品乃可以立。昔范文正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而自奉儉薄。接物謙和。豈嘗詡于世曰。吾終不爲人下哉。真志高身下之先型也。

膽大心小

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不大。則退諉而不振。心不心。則鹵莽而多誤。惟以大膽定其局陣。斯人所不敢爲者。可以自我而負荷。卽以小心詳其曲折。斯事所至難爲者。亦可善全而無

弊。

棄邪歸正

邪指至微。易忽者言。一事一念之邪皆是。棄猶棄元惡大憝于市。決不少寬之意。先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念。斷斷不容。一毫邪路。斷斷不走。然後一歸于正。而誼無不正。道無不明。品自我立也。晁文元曰。邪自外至。當如逢虎。卽時退步。勿恃格獸之勇。邪自內生。當如探湯。卽時縮手。勿縱染指之欲。苟能如此。則何邪不棄。而自歸于正矣。



思君子之九思

此君子思誠之功。言無時無處而不當省察也。學者勿以耳目聰明爲氣質私欲所壅蔽可矣。

畏聖人之三畏

畏非心中空畏。全要從身體力行上看。天命卽仁義禮智之天理。大人行可法。言可則。聖人之言。無非闡明理道之精微。君子平時所嚴憚。大約不外此三者。而我儒可不戒謹恐懼。時存此理于隱微耶。竹谷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

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于君子之域矣。

尤當不恤人言

人言之毀譽。必非無因。但思我原有過。何怨于毀。我果有善。何藉于譽。我自立品于正大光明之地。衆口紛紛。初何暇計。



朱子曰。凡事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

九要慎交遊

交道之薄。至今日而極矣。車笠之盟。轉盼相忘。子厚墓誌中所云。指天誓日。露出心肝。已而下石者。誠昌黎悲痛之詞也。要之慎交者。貴擇人。貴端始。無輕諾。無渝盟。擇可交而交。交斯善矣。嚴于始而始。始可終。

矣。諾所能而諾。諾可踐矣。盟于心而盟。盟乃堅矣。此慎交之謂也。

擇交之道。須嚴損益。與正士相與。自然循禮。不爲惡習所染。若交遊匪類。爲害殊深。蓋其居常講論。旣無義理之言。造次遨遊。率多放僻之行。縱有十分聰明。鮮不入其局內。更若一團昏憤。安能出彼圈中。况昔之論交者。或以氣節。或以文字。或以世誼相好。今則士氣愈卑。遇貴介便輕身結納。見銅臭卽握手叮嚀。而販夫牧豎。亦皆結伴刊文。恬不知恥。甚且一社之



中甫相傾倒。旋自參差。門戶一分。萋菲無底。雖則此輩釀成。實係自開滲漏。急宜屏絕。勿復往來。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能審別損益。百無所失。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元余忠宣闕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因臭而得臭。

南憲清話云。凶終隙末。皆由始擇之不慎。是以加諸膝下者。旋即墜諸淵。且因事而潛爲下石者。比比也。若慎之于初。不致濫交。寧有此失。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泛交不如寡交。明矣。

始終不怠

蘭言一訂。金石不渝。雖患難死生。當全交好。若凶終隙末。皆怠心所致。此久敬爲難。我聖人獨推平仲也。然而有終之道。全在慎始。如輕言結納。而以利交者。利盡而交自疎。以勢交者。勢失而交遂絕。以患難交



者安樂則棄予如遺。以酒肉佚遊交者。筵徹而風波  
遂作。以文章技術交者。轉眼而妒毀旋興。豈有始終  
如一而爲道義真交哉。

內外如一

心口皆是禮意俱隆。純善之人也。心口皆非。禮意俱  
薄。人猶得而防之。若口誓山海。心如吳越。禮言周孔。  
意同桀紂者。豈可與之語金蘭哉。故必內外如一。始  
可言交。

貴賤不二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言良可念也。苟富貴無相忘。  
吾人所戀戀者。惟此同心之契。乃爲道誼交耳。古詩  
云。富貴他人合。賤貧親戚離。又云。花開蝶滿枝。花落  
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交遊者。果不以榮  
悴而改。則古道可復矣。  
每見淺衷之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卽  
奴隸鄉鄰。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  
轉。遞有事也。閥閱華裔。式微而振緒無人。卽同寒族。  
草茅賤士。崛起而繩武有後。便作名家。歷觀古今。興



替如輪古詩曰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  
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  
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衣被體腰蒼璆  
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  
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  
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  
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  
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讀此  
可勘破世情矣蝶夢蕉鹿癡人自認真耳

死生不異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人之或死于貧或死于病或  
死于刑而所相與之人雖素稱莫逆此時往往避之  
若士君子之交當不其然所許者道誼所訂者終身  
豈以生死異路而遂離異其心耶不惟不忍抑且不  
敢

尤當功過相規親近上士

人生碌碌功過每不自知惟賴直諒之友相以誘掖  
之指摘之庶幾操修益勵攻錯有方若夫上士則品



行端方。學問淹雅。於行誼固可勸善規過。於文章亦能賞奇析疑。苟不日相親近。而思得朋之慶難矣。  
十要廣教化

鮑曼殊曰。人行一善事。止于本身多一功德。若化得一人爲善。則世界遂多一善人。若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不惟少一惡人。且又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轉化自多。若得筆之于書。又可廣化千萬世。如是善根。寧有窮盡。雖然。教化有其本焉。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不然。心之不

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聽者掩耳而過。正犯口是心非之戒耳。古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遇上等人說性理

上等之人。其質高。其學深。與之闡性理之微奧。洵有如時雨之化。

遇下等人說因果

下等人質愚識暗。須以善惡之因緣果報。警之勸之。至于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亦當告以爲惡



而得富貴。必前世爲善之報也。使竟不爲惡。富貴當不止。是爲善而得貧賤。必前世爲惡之報也。使竟不爲善。貧賤當不止。是此不但爲下乘說法。併可使惡而富貴者。及早回頭。善而貧賤者。牢把脚跟立定也。  
廣述善行

善行大小不同。除綱常已載外。凡濟人澤物皆是。或得之載籍。或得之見聞。不述之于口。卽述之于書。一句讚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警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朗。神理愈現。助天闡教。其功大矣。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于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于善。故每樂述人之善。以引人爲善之誠。  
禱聖真君偈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至聖至神。贊揚善類。歡喜善事。挑剔善書。興起善念。而樵夫牧豎。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文海全書 卷三  
翊聖真君頌曰。可惜。可惜。今日明日。大限到來。有何  
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筆。十方諸聖點頭  
時。此是學人真個得。噫。一切有爲。皆是夢幻。惟有業  
因。長爲身累。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多刻善書

善事所在。卽善緣所在。是上帝之真詮。人間之寶筏  
也。秘而不流。必有天殃。故能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  
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豪傑。大力量人者。  
當千善。刻印傳流。廣播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

時提掇。令人耳而目之。下及田夫村婦。牧豎頑童。無  
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矣。昔孫真人刊千金  
方書。成平地仙去。周篋爲人說感應篇。脫饑餓死籍。  
由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涯哉。

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聖人之道。無非正道。若好爲詭異。以惑人者。皆邪也。  
邪之一字。所指甚微。不特師巫左道。假托鬼神之謂。  
邪。凡他人一言一行。似是而非。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其力皆足以害正。而大爲吾道之深憂。廣教化者。明



以察幾極。研乎邪正之界。健以致決。力嚴乎邪正之防。庶幾攻其邪行。崇吾正教。而聖人之大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皆衛之之力也。昔孟子生三聖後。而汲汲於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斯真閑先聖之道者哉。立人品內邪正。爲一已言之也。此處邪正。爲天下言之也。爲一已者。若陷迷津。急登覺岸。故貴乎棄與歸。爲天下者。如擊大敵。亟奏膚功。故貴乎攻與崇。義實相須。不容偏廢。

程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志。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此大合帝君垂訓之旨。



<p>         以人而此其...          自...          天...       </p>	<p>         ...          ...          ...       </p>	<p>         ...          ...          ...       </p>
---	--	--



